

(010)

春江秋宁



8

89



江宁县政协文史委员会
江宁县地方志办公室

江宁春秋

第8辑

纪念解放·建国四十周年

考证与争鸣

- | | |
|-------------|----------------------------|
| 纪念解放·建国四十周年 | 庆建国四十周年，看江宁大地巨变……李荣潮、陈祖贻 4 |
| | 渡江南进下江宁………金矛 8 |
| | 盼亲人 迎解放………鹿声虎 11 |
| | 人民英雄张志友………张存实 16 |
| | 记忆犹新的几件小事………刘诗 19 |
| | 生动活泼的辩论会………郁文 22 |
| | 教余演剧搞宣传………毛志良 24 |
| | 黄维兵团覆灭实历………韩正礼 26 |
| | “方山古塔究竟何名”质疑………王玫 36 |
| | 江宁县名由来………彭年德 42 |
| | 《留都见闻录》中明末江宁扎记笺说……江慰庐 44 |
| | 谢安与东山………王少华 50 |
| | 圆金何处黄天荡………窦天语 54 |
| | 江宁金箔溯源………李存寿 59 |
| | 土桥昭明院………李振乾 61 |
| 考证与争鸣 | 江宁古代名刹录………徐兴利 64 |
| | 一碑特殊的医院………毛为桂、赵忠 64 |
| 革命斗争 | 在“江当谋”地下工作的日子里………夏希平 67 |

人物	忆王一凡同志	王健婴	73
春秋	李官一血洒青山山	庞声虎	80
英烈谱	碧血卫南疆浩气振国魂(续)	县志办、民政局	82
历代诗人咏江宁		王玉文	87
江宁	庙会——物资交流会	冯继容	94
经济	苎麻的故乡——麻田	庞树耕	96
江宁	“省立江宁中学”回忆	余礼平	97
教育	春风桃李忆“宁师”	刘松年	100
江宁竹枝词(七)		窦天语·王玉文	105
民俗篇	其林旧俗“双十二”	陈蒙邦	109
故旧史闻	黄相忱与王懋功	健夫	110
史海	同光秣陵两翰林	史丹	113
浪花	学兼文武的杨龙友	郁文	114
文化	南京白局	宁化	116
走廓	白局高手史永余	周正凯	118
	商代铜彝	刘谨胜	120
	西周铜铙	文言	121
○江宁古代名画家(续)		刘诗	122
江宁县志编成出版			128

·江宁春秋·



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已在新的长征中跨过四十春秋。本辑特辟专栏，以纪念解放、建国这两个伟大的日子。在八篇文章中，或追踪历史足迹，反映了我县四十年来的巨大变化；或以翔实的史料和亲身经历，再现了百万雄师过大江和我县解放前后的情景；还有几篇笔谈记述的虽系身边小事，但也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貌和人们的心态，今日重温仍不无裨益。

本辑《考证与争鸣》中的一组文章，有的对方山古塔名称、江宁县名的由来等提出了不同的见解；有的对黄天荡故址、江宁金箔的历史等提出了新的考证资料；《留都见闻录》中明末江宁扎记笺说一文，对明末江宁的风习名胜等多所揭示，并在《笺说》中作了阐发；本刊十分欢迎这类争鸣、考证的作品，以促进我会文史资料的研究工作深入一步。

江宁春秋

第8辑

纪念解放·建国四十周年

考证与争鸣

庆建国四十周年,看江宁大地巨变···李荣潮、陈祖贻	4
渡江南进下江宁···金矛	8
盼亲人 迎解放···鹿声虎	11
人民英雄张志友···张存实	16
记忆犹新的几件小事···刘诗	19
生动活泼的辩论会···郁文	22
教余演剧搞宣传···毛志良	24
黄维兵团覆灭实历···韩正礼	26
“方山古塔究竟何名”质疑···王攻	36
江宁县名由来···彭年德	42
《留都见闻录》中明末江宁扎记笺说···江慰庐	44
谢安与东山···王少华	50
圆金何处黄天荡···窦天语	54
江宁金箔溯源···李存寿	59
土桥昭明院···李振乾	61
江宁古代名刹录···徐兴利	64
一碑特殊的医院···毛为桂、赵忠	64
革命斗争 在“江当深”地下工作的日子里···夏希平	67

人物	忆王一凡同志	王健婴	73
春秋	李官一血洒青山山	庞声虎	80
英烈谱	碧血卫南疆浩气振国魂(续)	县志办、民政局	82
历代诗人咏江宁		王玉文	87
江宁	庙会——物资交流会	冯继容	94
经济	苎麻的故乡——麻田	庞树耕	96
江宁	“省立江宁中学”回忆	余礼平	97
教育	春风桃李忆“宁师”	刘松年	100
江宁竹枝词(七)		窦天语·王玉文	105
民俗篇	其林旧俗“双十二”	陈蒙邦	109
故旧史闻	黄相忱与王懋功	健夫	110
史海	同光秣陵两翰林	史丹	113
浪花	学兼文武的杨龙友	郁文	114
文化	南京白局	宁化	116
走廓	白局高手史永余	周正凯	118
文化	商代铜彝	刘谨胜	120
走廓	西周铜铙	文言	121
○江宁古代名画家(续)		刘诗	122
江宁县志编成出版			128

纪念、解放、建国四十周年.....

庆建国四十周年 看江宁大地巨变

李荣潮·祖贻

建国四十年来，江宁人民励精图治，不断开发、建设，使江宁大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在从事江宁新县志的编纂工作中，搜集、掌握到有关本县历史和现状的大量资料。现简要地综述成此短文，借以庆祝建国四十周年。

一、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成绩巨大

本县丘陵、山区、冲田、圩田、洲地相互交错，地形复杂。水田高低落差达60米，处在潮水头山水尾；全年降水量又分布不均，既怕旱，又怕涝。因此在1949年之前，几乎是“十年九灾”。建国以来，全县逐步开展了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致力解决防洪、防涝、防旱、防渍等问题，主攻目标是建立高产稳产农田。在这方面，国家总投资1.3亿多元，共做土石方3.3亿多方，如果垒成一立方米的堤坝，可围绕地球8圈。其中如从1976年起，经过7年努力，开挖了秦淮新河，使行洪能力从400个流量，增加到1300个流量，基本上解决了沿河圩田防洪安全的问题。丘陵山区兴修大批塘坝水库等蓄水工程，库容共达1.3亿多立方。江港圩堤按照历史最高水位的示险要求，大部分修成标准堤。。全县村村通电，建造机电排灌站870个，做到日雨150毫米，两天排出不受涝。全县建成了能挡、能排、能灌、能蓄、能引、能调度，洪、涝、旱、渍一齐

解决的稳产高产农田46万亩，其它农田也提高了防汛抗旱能力。这些都为粮、油、棉生产的持续上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农业生产成倍翻番

建国前，本县农业在封建土地所有制枷锁的束缚下，生产水平很低，全县粮食平均亩产不足150公斤。1950年下半年起，全县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据当时统计，占全县人口总数4%的地主，却占全县土地总数的30.48%，地主人均占地17.1亩，富农人均占地4.21亩，中农人均占地2.66亩，贫农人均占地0.79亩，雇农人均占地只有0.25亩。地主占地为雇农的70倍。经过土地改革，全县没收地主和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共426114亩，依法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计有7万多户、31万多人分得土地。至此，真正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土地改革解放了生产力，提高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在这以后，先后进行了互助合作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由于工作上出现过失误，使生产在前进中出现了曲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本县全面推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业生产开始向商品经济发展，加上继续推行了一系列科学种田措施，因而近几年来，全县农副业生产出现了全面发展的好形势。粮食总产量由1949年的12767万公斤上升到1985年的48763万公斤，增长282%，平均年递增率为3.8%。据统计，1953—1988年的36年中，本县共向国家提供近44亿公斤粮食，平均每年提供商品粮12180万公斤。同时，农村种植业和养殖业也有了较大的发展，到处出现鸡鸣成群，水活鱼跃的新气象。据1988年底的统计，全县生猪饲养56.4万头，家禽饲养量993万只，水产品10880吨（其中起水鲜鱼3445吨），跨入了全省万吨县的行列。

三、工业生产上升到国民经济的主导地位

江宁县政治、经济中心原在南京城里，1934年县治迁东山后，人们仍习惯“买东西上城，投资进城”。在整个民国时期，江宁县工业都很不发达，1949年全县只有一些油米加工厂和个体铁木竹加工业，象样的工业则几乎是零。经过四十年

来，特别是近十年来的建设，现在全县已有建材、冶金、化工、机械、轻纺、印刷等多种门类的工业。1988年，全县工业产值达169393万元，其中乡镇工业129770万元，县属工业39623万元，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207856万元的81.09%，已上升为国民经济的主导地位。去年3月国务院批准我县列入沿海经济开发区，更给我县发挥综合优势、优化经济结构、发展外向型经济带来了重要机遇。1988年全县已发展中外合资企业5个，完成投资额1100万美元，引进外资500万美元，实现工业缴费58万港币。

四、交通邮电事业发展显著

民国期间，地处南京城外围的江宁县交通很不发达，只有京杭、京芜、京建、京湖4条公路开办客货运业务和少数几个城镇通公共汽车。建国以后，随着工农业的发展，本县大力建设公路。到1988年底，公路里程已达1720.3公里，每平方公里拥有1.075公里公路，密度为全国第一，实现了村村（行政村）通公路，公共汽车四通八达。1988年，宁杭、宁芜、宁高、宁丹四条主要干线的日车流量达3.5万辆次，年客运量684.6万人次。

民国时期本县邮电事业也发展缓慢。1934年江宁县政府迁到东山后才设立邮局；1935年南京电信局在东山，汤山设立营业处后，也才开始办理电报和长话业务。县政府内设立电话交换点，并架设通往各处的电话，但不对外开放，人民群众一般是无法使用电话的。建国以来，邮电事业不断发展，现在本县已拥有一定的现代化通讯设备和遍及城乡的邮电网络，电报电话已分别纳入全省接转系统。县城东山电话纳入了南京自动电话网。

五、城乡市场日趋繁荣

历史上江宁县商业中心长期在南京城里。县与市完全分开以后，人们购物大部分还上南京，县境内只有湖熟、汤山、江宁、陶吴、丹阳等少数地方形成比较集中的商品集散地，一般地方商业都很不发达。解放战争时期，由于生产萎缩、通货膨胀，商业更是在日趋衰微中沦于奄奄一息的境地。建国后，江

宁县商业开始谱写全新的一页。在发展的过程中，虽然出现过统得过死及想搞国营商业统包等脱离实际的做法，但总的趋向还是商业网点逐步下伸，商品流通渠道逐步扩大，基本上保证了城乡生产和人民生活的需求。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贯彻，一个多种经济成份、多种流通渠道、多种经营方式的开放型的商品流通市场已在全县范围内初步形成，使商品流通体制由“封闭式、多环节、少渠道”开始向开放式、少环节、多渠道的方向转变。各种经济成分同时获得发展，商业网点和商业人员不断增加，购销业务不断扩大，市场日趋活跃。近两年来，外贸出口商业也在发展，1988年本县外贸产品达46个，收购品种增加到55种，完成出口收购额4618万元。

六、文教卫生事业蓬勃发展

据民国三十五年（1946）《江宁县施政概况》记载，当时全县只有1所简易师范，2所私立中学，245所公私立小学。学龄儿童64036人，入学儿童15713人，入学率只有24.5%。建国以后全县教育事业稳步发展。开始实行普及9年制义务教育后，1988年全县有幼儿园866班，入园幼儿25645人，入园率73%。全县有小学429所，在校学生65807人，学龄儿童入学率99.8%。全县有中学67所，在校学生34692人，另有职业中学40个班，在校学生1860人。1949年，全县只有1个医院，2个卫生所，没有1张病床，公办医务人员仅15人。农村存在着严重缺医少药的问题；农民是“小病挨，大病抬（送集镇），没钱求医准备埋”。1988年，有县级医院4个（包括一个县精神病院），中心卫生院4个，乡镇卫生院23个，行政村医疗点345个。全县共有病床1772张，卫生技术人员1555人，总人口平均407人有1张病床，464人有1名医护人员。现在农民看病可以做到小病不出村，大病到城镇。

七、人民生活逐步改善

本县广大劳动人民在旧社会生活普遍穷困，即使丰收年景，也只能“糠菜半年粮”，住的大都是低矮的破烂草房。建国后，随着生产的发展，人民生活不断得到改善。1988年全县全民职工人均工资为1533元，农村人均收入达817元。居住条件是“五十年代住草房，六十年代翻瓦房，七十年代青砖实扎带走廊，八十年代建楼房。”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等现代化的家用电器也开始进入千家万户……

纪念解放、建国四十周年.....

渡江南进军下江宁

金

矛

四十年前，当淮海战役、平津战役接连胜利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南渡长江解放全国已经指日可待。可是，国民党当局却幻想踞守长江天险，编织“划江而治”的残梦。江宁县其时属于他们卫戍首都江防阵地的组成部分，因之除常备地方部队和武装警察外，还在1948年底于铜井镇、江宁镇、方山、桥头镇以及汤山镇、龙潭镇一带纵深配备有5个师番号的陆军；再加上“国防部”警卫团、直属各兵种支点的部队和守备江宁要塞的海军部队，总共部署在全县境内的正规兵力即在3万人以上。

“划江而治”是国民党当局抛出的缓兵之计。他们自恃长江沿线还有115个师、70万人，企图抵挡人民解放军过江。但即使他们营垒中的一些明智人士，也暗叹“强弩之末”，无法挽回了。南京卫戍副总司令谭异之（后起义）在陪同蒋介石辞（中山）陵后，就写过这样一首诗：“隔江烽火逼京都，立马中原负霸图，惆怅秦淮拼一醉，自来难得是糊涂。”没落之声发自君侧，其士气之衰，可以想见。尽管如此，假引退的蒋介石仍调兵遣将加强江防部署，企图背水一战。

长江防线东起上海西至宜昌，长1800多公里，以江西湖口为界，分东、西两大战区，而守备重点则在京沪杭三角地带。卫戍首都正面江防的，是首都卫戍司令张耀明，辖有第四十五军的九十七、一〇三、三一二等师，守备江宁镇至句容县桥头镇地段（驻守浦口一带的第二十八军，随后也划归首都卫戍司

令都指挥）；另以九十九军驻守龙潭，作为汤恩伯直接指挥的机动兵团。左翼是京沪杭警备区副总司令兼第七绥靖区司令、也是江宁县“国大代表”张世希指挥的第六十六军，衔接铜井镇，西向安徽铜陵镇展开布防。右翼则是第一绥靖区司令丁治盐指挥的第四军，从桥头镇向东沿江设防。南京段江面，有海军第二舰队以及配加的舰艇，协同陆军作战。同时，还特派名为东南军政长官部、实即国防部保密局的技术总队，负责在南京至镇江一带江面敷设水雷，埋置滩头，雷地并在必要时破坏沿岸的电厂、炮垒等重要设施。

幕后总统蒋介石自恃这些部署无失，便指令南京政府，拒绝在经过国共两党和谈代表达成协议的《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于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便发动了伟大的渡江战役。

人民解放军首先声东击西，由南下的第四野战军一部分会同中原军区部队，钳制长江西线白崇禧部队，造成先攻武汉的错觉，使之急向武汉、九江收缩兵力，不暇东顾汤恩伯防线的安危。接着，突击强攻长江东线的第二、三野战军7个兵团共100万大军，便兵分三路开始进击。东路集团由粟裕、张震指挥三野第八、十两兵团的8个军，于三江营至黄田港段强渡；中路集团由谭震林指挥三野第七、九两兵团的7个军，于裕溪口至枞阳段强渡；西路集团由刘伯承指挥二野第三、四、五兵团的9个军，于枞阳至望江段强渡。总前委邓小平、陈毅在合肥居中协调指挥。

4月20日夜，人民解放军中路集团第一梯队的4个军，冒着敌舰和江防炮火的拦截，首先突破鲁港至铜陵段的蒋军防线，一夜间渡过3个军、10个师，这确出乎蒋军的意料。汤恩伯仓促急调第九十九军从龙潭西援，但刚刚开到宣城，就遇到溃退下来的江防部队，不得不一同后撤。21日，汤恩伯亲自飞往芜湖布署堵截，已经无济于事。卫戍南京的江防部队深恐被包抄围

歼，无心再坚守卖命，便纷纷放弃阵地。此时解放军第八兵团于21日凌晨对浦口、浦镇发起了凌厉的攻势。守军第二十八军凭着星罗棋布的碉堡群，妄图抵挡一阵。经过逐点、逐线、逐个碉堡的争夺，到23日中午前后，守军已全被肃清。当日黄昏过后，解放军第三十五军穷追猛打逃敌，渡江进入南京城。东路、西路两集团军21日也都分别突破长江。至23日，蒋介石苦心经营的千里江防，便告全线崩溃。

守备铜井镇、江宁镇、板桥镇一线江防的第四十五军九十七师（即人们说的御林军）早在3月24夜已由师长王宴清率领起义，渡江北投解放军。首都卫戍司令张耀明带着分守南京、江宁江防的四十五军余部，仓皇沿京杭国道南逃杭州，绝大部分在郎、广山区被歼。第二十八军残部刚刚逃出南京城，就作了解放军的俘虏。江宁县“国大代表”张世希，带着大批银元向徽州逃跑，溃兵阻塞于途，只得要命不要钱，抛出银元给第十七兵团“买路”。新编第七师、暂编第四师于24、25日分别在江宁县的湖熟，横岭、汤山、土桥等地，被解放军第一〇四师、一〇五师和一〇三师堵住，不得不放下武器投降。

江宁解放了，县、区人民政府和各级农会立即筹集粮草支援前线，进而解放了杭州、上海。从此，江宁县乘上了不断前进的新中国的时代列车。

（上接第15页）

初十那天，总队部把我调到第六区（汤山镇）任中队长，那已是南京解放后的十二、三天了。

在三年多的时间中，我象失去父母的孤儿，内心时时感到孤独、不踏实，时时巴望有一天能见到亲人，重新生活。战斗在党的温暖中。盼呀盼，终于把党和解放军盼来了，我的高兴和激动，自是不言而喻的了。

（德佩整理）

盼亲人 迎解放

· 庞声虎 ·

(一)

1940年春，我在江宁县青龙山区参加抗日斗争，1942年下半年入党，曾先后担任县供给科采购组长，七北区副区长。1945年5月（农历，下同）任抗日民主政府东郊办事处主任（张馥庚同志来此当主任后，我当副主任）。在新四军北撤时，我奉命取回田亩帐册和两支短枪，途中纪昌发、纪昌玉二人叛变投敌，因此耽搁了一天时间，没能赶上北撤退伍。那时候，这里到处都是国民党的新六军，形势非常紧张，我只好潜回家乡百合村隐蔽。离开了党和同志就象离开了亲人，整日东躲西藏，十分孤独。

1946年冬月底，前虬山区委书记黄敏同志（现在上海离休）化装成捉黄鼠狼的人，从上海秘密来到青龙区百合村，与傅金财取得了联系。他留下一张条子，上面只写了一句话：“你们的庄稼好么”（这张条由傅保存，现拍成照片，保存在县党史办）看到留条，我很懊悔没有亲自看到党派来的亲人。在这种艰险的情况下，党领导还在关心我们的“庄稼”，我怎能闲着呢？于是我又活动起来，经常联络当时的地方抗日干部，秘密开会研究对付敌人的办法。

1947年9月，我决心去寻找亲人。从龙潭三江口过江到苏北，通过过去的地下交通站熟人，红山娄子庄开牛马行的王老头。我问他哪里有我们的人？他说：卅里铺可能有新四军。我

赶到卅里铺，那里仍然是国民党军的天下，丝毫也探问不出亲人的踪迹，只好怏怏地回到百合村。

1948年，形势越来越紧迫。9月的一天，国民党伞兵部队来了130多人。他们和国民党江宁县公安局、汤山自卫团、乡公所约40人，到百合村捉我。我因事先听到风声逃出去了，避免了这场灾难。

此后我逃到上海，潜住下来。到1949年3月，听到解放军节节胜利快要渡江的消息，知道和亲人见面的日子不远了，便立刻从上海赶回南京，在街上买了几份《益世报》，于下午偷偷地回到了百合村。晚上联络了一些抗日干部，有房金宏、傅金财、毛可则、熊立富、汤士康、陈富有等十多人，在大庄村房金宏家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宣传了《益世报》上有关消息，使大家心里有了底。3月25日（公历4月22日）国民党军队惶惶然如丧家之犬，成天成夜在溃退。我们十多人都跑到索墅镇长罗长富家，叫他召集群众下午在小学校开个群众大会，他很爽快地答应了。那天，会场上到有四、五百人。我们宣读了《益世报》上的消息，叫大家安心，用实际行动迎接解放。会议是由孙仁炳（抗战时地下党员，以汪伪保长身份做掩护）、罗长富二人主持，会上群众情绪热烈，在我谈话和读报时，大家鼓了十多次掌。特别是当我提到咱们的亲人、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快要过江时，鼓掌的时间很长，很长。镇长罗长富当天交出自用的一支短枪和镇公所五支长枪。开会以后，我们又联络了一些过去的抗日干部，共三、四十人，再分头作联络工作。当晚，我和十多人都到了合林乡长宋良治家（孟墓陈放村人），和他谈政策，叫他保护国家财产。他招待我们一顿晚饭，随即交了“蓝八式”手枪一支，步枪一支，并声明把乡公所的五支步枪在第二天缴出来。夜里，他二弟宋良元（黄埔学生，曾担任过国民党副营长，后失业在家，现已参加上海黄埔同学会）

找我，愿意和我们合作，迎接人民解放军。

3月28（4月25日）有人来汇报说，有一连国民党伞兵（后查实，只有38人）在山里走投无路。我们派房金宏去做动员工作。下午，这批伞兵全部集中到土桥镇，缴出17支步枪，2挺轻机枪，2支短枪。我们宣布愿意参加解放军的留下来，立刻有七、八个人留下；其余近三十人不愿留，每人发给银元两块作路费。当时这些钱是向土桥、索墅暂借的，同时在合林乡借800斤粮，作为迎接解放军的活动经费。

那段时间，我们每天都要忙到夜里两、三点钟才睡。天刚亮，就有乡保长来缴枪或接洽，我们一点也不觉得累。

（二）

四月初一（公历4月28日），人民政府接管江宁县后，成立了县总队，我们全部编到县总队。我和亲人又在一起了，心里不知有多么高兴。不久，县里任命我为第五区中队长，雷中银任第六区中队副。我带着人员枪支到湖熟镇报到（镇委书记兼镇长张舟卿，副镇长张洁，第五区区长赵子和）四月初六，镇委命我带一个班驻土桥镇维持治安。那知我刚到土桥镇，就发生了一桩叫人摸不着头脑的事。

那是初七一大早，土桥镇开来一部吉普车，里面有五个身着军装，配戴“中国人民解放军”符号的军人，另外还有一个驾驶员。有个自称是“团长”的跟我说：北港子口周郎村桥被国民党炸坏，你们地方一要协助把桥修好，二要派两个人帮我们联系采购。并说，先遣队马上有两个连住在这里，要号几处房子让弟兄们住下。啊！亲人有困难，怎能不帮助解决呢？最后还是派两个人给他们。我刚回驻地半个小时光景，又来了8匹马，8个解放军，带了4支冲锋枪，2支步枪，另2人身背短枪。一个身背短枪的把我喊到没人处，态度和蔼地问我是否有部汽车来过？我把刚才发生的事情如实地向他汇报。他告诉我说：

“我是人民解放军前线指挥部 104 支队的副团长，那辆吉普车里不是解放军，而是国民党军！”我听这话大吃一惊！谁是真正的亲人呢？我立刻从他们的语言、作风、态度中判断出是后者而不是前者。这时，那位副团长立即布置两名解放军穿上和我们一样的便衣，去替换我派去的区中队战士，以便去了解和监视他们。大约一小时后，又派两名解放军换了便衣去换岗。换回来的解放军汇报说，吉普车里的五个人，有二人是正、副团长。104 支队的副团长便以地方名义写张便条，请二位团长来研究如何搭桥。并叫我也在一起听听，以便配合。两个团长一来，104 支队的副团长问他们的番号，他们支支吾吾地说是××部队××支队的。104 支队副团长听了后，斩钉截铁地说，你们不是解放军，也不只是两个连在这儿。那个“正团长”还嘴硬狡辩。104 支队副团长打断他的话，亮出自己的身份严正地说：我身为解放军副团长，还能不知道南京城区内外的部队番号？我正奉命找寻你们。老实说，这座桥即使在两、三小时内搭好，你们也是插翅难飞，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解救了杭州，沿途江宁、句容、溧水、溧阳、宜兴一直到杭州，全是我们的部队，你们跑得了吗？只有放下武器，才是你们的出路。这一说，那国民党副团长哭了起来。104 支队副团长抓紧时机又进一步教育了他们。国民党正团长只好交代说，现在只有 300 多人了，住在赵家边山洼里。并亲笔写了信招呼那 300 多人到土桥镇来。104 支队副团长立即布置我，第一、赶紧安排房子，让这 300 多人住下；第二，组织一部分民兵协助维持秩序。还关照我，仗是打不起来的，他们全部是短枪，但是要做好战斗的准备。我一一照办了。

那 300 多人来了之后，我们立即安排他们住下、吃饭，饭后命令他们到桂花园大场开会。他们在那边开会，两个解放军战士带领我这个班几个人（我这个班大部份担任警戒去了）